

從火箭軍高層人事異動看共軍戰力

An Analysis of the PLA's Strength from High-level Personnel Movements
in the PLA Rocket Force

林穎佑 (Lin, Ying-Yu)*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壹、前言

自習近平上任後，反腐一直都是其執政的重心，從薄熙來、周永康一直到共軍高層，不斷有人中箭落馬。甚至是現任在職，直接在任內被帶走。事實上，共軍的反貪腐行動從未間斷，從胡錦濤時期開始，就不斷有消息傳出，如 2005 年遭到雙規的王守業、2012 年谷俊山，類似的案例都一直層出不窮。這也是外界在評估共軍戰力時，會對其能力始終抱持懷疑之處，畢竟若是一國軍隊其非專注在作戰與訓練之上，而是整天只想著鑽營關係與經營副業，甚至是否能晉升居然不是論其領導能力與演訓表現，卻是取決於該位軍官與高層的私人關係，以及是否有送禮與「進貢」。在此般的晉升途徑下所出現的高級軍官，自然在軍事素養上有所欠缺，且在其為升官而付出大筆資金，便會在晉升後無所不用其極的找尋生財之道，又將貪腐系統延續下去，讓軍隊無法形成戰力。

*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研究領域：共軍研究、資訊安全、印太安全。

貳、貪腐體系與戰力的關係

即便到習近平時期，與地方勾結的龐大貪腐集團，除與軍方的正常生意外，更經常利用軍方的資源進行私人企業的買賣，其盤根錯節的關係，已深根於共軍的系統之中。因此，中共過去所進行的打貪行動，外界都質疑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貪腐高層仍然安全的隱身幕後，實際貪污的程度與金額可能遠高於當前所披露的部分，中共黨政軍系統都可能存在貪腐的問題，甚至是在中國大陸（下稱：大陸）國家機關中經常出現的標語：「為人民服務」，經常被外媒戲稱為「為人民幣服務」，可見其影響程度與貪腐規模的龐大。

雖說如此，但在習近平進入到第3任期時，居然還是出現大規模的反腐行動，除之前的房峰輝、張陽到近期的劉亞洲，都一再的說明即便是當年媒體所說的未來之星，也不代表日後能安全下莊，很有可能成為反貪權力鬥爭中的犧牲品。這也讓外界對於習近平對軍隊掌握上有個更多的疑問。固然權力的穩固沒有問題（畢竟可以多次輕易地換將），但換將的背後是否也凸顯新人專業性的問題？或是在高層人事異動頻繁之時，是否軍心浮動會衍生出更多內部問題？這也可能是為何習近平多次在媒體上重申「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原因。

參、當前共軍的戰力問題：貪腐

2022年對軍事研究而言，最大的議題應在於俄烏戰爭的經驗與教訓。事實上值得注意的是，俄軍在經過90年代的兩次車臣戰爭後，以及在敘利亞戰爭中的表現都讓外界感到經過軍改後的俄軍實力不一定能與蘇聯時代一樣強盛，但依然是具有一定作戰能力的勁旅。殊不知在2022年的俄烏戰爭中，俄軍的表現卻無法與上述的軍事行動相比，甚至不少研究報告中都有指出，俄軍的表現有相當大的改進空間。這些都讓人不禁開始思考過去俄軍的軍改是否出現問題？在烏克蘭中的俄軍與過去的軍事行動之間相較出現了哪些問題？都是外界相當感興趣之處。特別是對共軍而言，無論在裝備、組織

與戰術戰法上都與俄軍有相當的關連，此次俄烏戰爭自然也是共軍觀察的重點，並嘗試從中學習並做為精進未來作戰的經驗。

事實上，在俄烏戰爭中，俄軍戰場上表現不佳，並不是在戰略、戰術、戰技、戰法不如人，最大問題應出在於俄軍國防體系的貪腐，造成油彈補給不到位、裝備偷工減料讓俄軍無法在戰場上有效發揮。相信這些經驗都讓中共有所警惕。也因此在去年（2022）年針對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臺後的對臺 6 區軍演中，共軍在 8 月 4 日開始演習時，先發射東風飛彈展開序幕，當天根據我國媒體報導共有東風 11、東風 15、東風 16 各型飛彈共 11 枚發射至我國南方、東北方以及最受注目的東方海域。而大陸官方媒體所公布的資訊呈現有 16 枚飛彈發射。而在之後日本公布的資料中呈現有 9 枚飛彈發射。這自然引起極大的討論，到底這個數目上的落差為何？首先在飛彈數目上，臺日之間的差距有可能是因我國樂山雷達與日本自衛隊的陸基神盾系統之間的觀測基準與方位不一樣的緣故，而大陸官方媒體所稱的 16 枚飛彈與其他各界所公布不符，最大的可能就是大陸的新聞公布時是配合原先的紙上計畫，但在火箭軍發射時可能因為彈體老舊，或是發射時所出現的意外，導致彈道飛彈無法順利發射，或是在導引上可能有問題而無法飛到預定目標。這都是在現實戰場上可能出現的「戰場摩擦」，也可以是觀察共軍裝備妥善率的指標，更是外界推估共軍戰力的可能因素。

這是否也凸顯火箭軍裝備的問題，或是背後有其他的貪腐問題導致戰力不如高層預期？這些都有可能導致共軍高層開始對內部進行調查，在經過近一年的調查報告後，開始對有關人員進行調查與懲處。這些具體的人事調動都在今年（2023）年中逐漸看到。

肆、火箭軍高層變化

每年 8 月 1 日都是共軍晉升上將之時，在 2023 年 7 月 31 日大陸官媒披露新任火箭軍司令員、政治委員分別由王厚斌、徐西盛接任，並在當日

晉升為上將。需注意的是無論是王厚斌或是徐西盛，兩人都不是火箭軍出身，也沒有在過去的二砲體系歷練過的經驗，這次意外的人事調動是否也間接證實過去這段時間火箭軍的傳聞？無論如何這都代表原火箭軍司令與政委遭到去職。

除原火箭軍司令李玉超以及火箭軍副司令員劉光斌、中共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張振中（前火箭軍副司令員），都已離職，可能都與貪腐有關。另一名火箭軍前副司令員吳國華媒體稱在7月「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有媒體認為其為被輕生，這都讓外界對此事件更加關注。畢竟號稱「核常兼備、全域懾戰」的火箭軍其擁有的核子武器更是做為核子威懾的「大國重器」，而各型中短程彈道飛彈也是對我國以及印太國家甚至美軍前進基地的重要威脅，如此講求專業性質的科技軍種，居然由從未在火箭軍歷練過的海軍軍官出任司令員：一樣具有指揮權的政治委員，也是由長期在空軍單位服務的政委轉任，一樣與火箭軍沒有太多互動。讓這次的人事調動又有更多的想像空間。

在新任的火箭軍高層中出乎意料的是，新任火箭軍司令員王厚斌為海軍黨委常委，曾任總參謀部辦公廳綜合研究室主任、東海艦隊副參謀長兼舟山基地副司令員，2018年升任正軍級海軍副參謀長，並在同年出任副戰區級海軍副司令，於2019年12月晉升中將。從資歷看，王厚斌有在中央單位歷練的機會，也有在東海與南海服務過，但缺乏在實戰部隊的指揮經歷。需注意的是其過去應該是在水面艦服務，不會有接觸核子武器與核子潛艦的機會，這次能出任要職應該是與其在黨的表現有關。這也凸顯出當前火箭軍高層可能有嚴重的內部紀律問題，讓習近平必須借由其他軍種將領同時深受習近平信任的將領來進行穩定或重整的任務。

類似的模式也可能是徐西盛能出線的主因。其過去在福州指揮所擔任過要職，這裡也是前空軍司令員丁來杭以及前副軍委主席許其亮的老單位，丁來杭90年代時在福建空24師擔任團長時，許其亮就是駐紮在福州的空軍第8軍軍長，時任福建省福州市委書記、福州軍分區黨委第一書記的正是習近

平，這層關係可能正是徐西盛這次出任的關鍵。

有觀察認為這些人事調動是為了統一陸海空三軍的核子武力，期望走向如美國一樣的核子武器管理體系。但在過去核子武器對共軍而言是直接掌握在中央軍委會中的重要武器，對於核子武器的管控上，與其讓火箭軍統整，不如讓各軍種都可以擁有核子武器，達到權力分散的目的。同樣在傳統的彈道飛彈的軍事使用上，若是回歸到「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原則，可以知道火箭軍司令與政委的工作不會是在作戰指揮上，而是在內部管理與裝備研發。特別是對於集權國家而言，適當利用各軍種之間的競爭與牽制，可能也是權力平衡的模式。對火箭軍而言，是高度專業軍種，許多火箭軍的基地裝備與戰具研發，不會是過去總後勤部或是軍改後的後勤保障部與聯勤保障部隊可以干涉的。2016 年軍改後，火箭軍從過去二炮部隊升格成為火箭軍，伴隨而來的基地擴建與組織膨脹，都給予火箭軍這一個軍種有許多新的貪腐契機。這些都可能是導致日後進行整肅的原因。讓習近平只能從其他軍種調任其他能得到習近平信任的將領，來對火箭軍內部進行整頓。但需要高度專業的火箭軍且是臨時轉調來的其他軍種將領可以勝任？這是否又會讓共軍又回到文化大革命時期「先求紅再求專」的老路上，這對戰力有如何的影響？這都需要再觀察。

有分析認為，這些人事變化會牽連到當前國防部長李尚福，但機率應不大。從資歷上觀察，李尚福能持續在仕途上發展應與現任軍委副主席張又俠有關，兩人過去在總裝備部共事（張又俠曾擔任總裝備部與軍改後的裝備發展部部長）。對於習慣傳統陸軍作戰，且在科技發展較為陌生的張又俠而言，要擔任負責航天科技發展重任的總裝備部難免有些吃力，因此非常需要具有科技背景的李尚福協助。如今在現代化作戰上，北斗衛星應用與太空航天的相關事務絕對會是共軍在戰場上的致勝關鍵，擁有前述科技背景知識的李尚福在本職學能上，能補足其他軍委會將領的不足。除此之外，李尚福的父親李紹珠在國共內戰期間，他在西北野戰軍中擔任團長，西北野戰軍其後又改名叫第 1 野戰軍，司令兼政委彭德懷，副司令員張宗遜、副政治委員習

仲勳。因此，從太子軍的角度來看，李尚福也是一野的子弟兵，在這些關係之下，未來的反腐行動應該不至於會牽連至李尚福。

伍、結語

理論上在中共 20 大後，習近平應該是對中共人事有更完全的掌握，但近期卻可以看到共軍高層依然處於動盪不安的狀況。無論是私德問題、洩漏機密甚至是貪腐都有將領中箭落馬的新聞。這也凸顯縱然在軍改後習近平除打貪外更進行多項改革，但到第 3 任期卻又出現此種外行領導內行，「先求紅才求專」的人事安排，讓共軍的實力更是讓人起疑？即便共軍在理論思維、科技研發與組織調整後有大幅進步，但只求忠誠表態而忽略本質學能專業的軍隊與行政團隊能否經歷實戰的考驗？這些都是疑問，畢竟戰爭還是人在打的。

相較於中共 18 大的中央軍委會是一個人事換代與權力平衡的結果、中共 19 大的中央軍委會則是對習近平軍改的再確認、中共 20 大則是澈底呈現習近平對於軍隊的掌控與願景。至於中共 20 大的新任軍委會是否代表共軍會有更多的軍事行動？仍然取決於習近平的決心，以及習近平是否信任共軍的作戰能力？特別是在 2022 年俄烏戰爭之後，俄羅斯並未能在短期內獲勝。共軍在作戰概念上雖大多以美軍作為學習標竿，但共軍在裝備與組織體系上仍然脫離不了與俄羅斯的關係。過去毛澤東曾說：「不打無把握的仗」，2022 年 8 月、2023 年 4 月與 8 月的對臺軍演，是否讓習近平對於共軍的作戰能力有更多的信任？還是在軍演的過程中，暴露了共軍在後勤整備上的問題？這些都會影響習近平的動武決心。

另一方面，在年初普遍認為對於大權在握的習近平而言，相對穩定的中共內政局勢，是否會讓北京不需要將過多的注意力投注在外界，不必再藉由對外的強硬態度來做為對內表態的工具，而是有可能會將目光聚焦回到大陸內部的發展問題？值得觀察。但從 2023 年的聯合利劍軍演以及在 2023 年 8

月針對賴副總統出訪所進行的軍演，都可看出共軍的對外行動並無明顯的減少，是否北京依然打算利用對外強硬的軍演來做為穩定軍隊的工具？畢竟在高層軍方人事變化之時，透過操演來做為掌握軍權的作法是中共一直以來屢試不爽的方法。

無論如何，對於中共 20 大中央軍委會成員與新晉任上將而言，如同一百多年前的袁世凱在建立新軍時，幾乎全部都為他的嫡系人馬，雖然這些被委與重任的將領未必皆是棟樑之材，但對於當時的袁世凱以及現今的習近平而言，最重要的是對自己的絕對效忠。聽「習」指揮，這絕對是雷打不動的唯一真理。